

笑说

老佛爷

杨新安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I24.3
199-
C1

笑说老佛爷

杨新安 著



农干院 B0053628



大眾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笑说老佛爷/杨新安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2

ISBN 7-80094-483-2

I. 笑…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8958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

邮编: 100009

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325 千字 插页 2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内 容 简 介

提起慈禧——清代末叶的太后老佛爷，中国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人都道，她专权擅政、心狠手辣、诡计满腹、飞扬跋扈；可又有多少人知晓，老佛爷也有出乖露丑、丢人现眼的时候。这部通俗小说，用笑说的手法，以幽默的笔触，描绘了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宫廷轶闻，为人们再现了一个可笑、可悲、可嗤、可憎的老妇人形象。

目 录

老佛爷逼子入歧途 (1)

“你这狐狸子！当了几天皇后就学会煽枕边风了！想把我儿拢了去？办不到！”“皇上有病，皇后来探看，犯了哪条王法？犯了哪条规矩？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怀着对同治皇帝的眷恋，对年轻生命的热切眷恋，也许还怀着对慈禧的深仇大恨吞金而死。一首《哀江头》遗稿，说明她对于死早有准备。

老佛爷一语定天子 (27)

谁承继大统？这样的问题谁敢回答？“醇亲王的幼子正可以承继大统！”听罢她的宣布，醇亲王手脚冰凉一阵昏眩，“扑通”栽到地上！“皇上已经死了！”慈禧太后小嘴儿轻轻动了两下，便决定了改朝换天子的事！

老佛爷听戏遭“戏” (34)

怪！晚清时的宦官制度已形同虚设！那些品位高的太监都具有比正经官员还官气十足的派头！大太监李莲英仗着慈禧太后的势，也敢摔摆光绪皇上，给皇上办难堪！结果呢，皇上揍他一顿，慈禧太后也揍了他一顿。前一顿揍挨得冤，后一顿揍挨得心甘情愿早有思想准备！这件事使李莲英明白了一个理儿：人家娘俩再闹，也是一家人。咱一个外人、一个下人，瞎掺乎个啥？李莲英呀李

蓬英,学聪明点吧!

老佛爷跪罚光绪帝 (62)

不知是心里太紧张还是真让鬼迷了心窍,万岁爷起了个绝早,要去颐和园给亲爱的敬爱的让人恨让人怕的慈禧太后亲爸爸请安。“这天儿刚亮,请的哪门子安呢?”万岁爷一肚子委屈一肚子冤枉,没法儿说出来!我这是拍马屁拍在了马蹄子上!

老佛爷治怪疾 (75)

怪哉!慈禧太后吃荔枝吃下了一怪疾。听到谁在她耳边说个“饱”字儿,便嘔呃连连,痛苦万状。妙哉!一乡间郎中凭祖上留下来的一纸秘方,药到疾除,妙手回春。不仅当上了御医,还娶了一房妙人儿似的媳妇。可谓“命大福大造化大,全靠了媒人一张妙嘴顶呱呱”!

老佛爷下注 (99)

慈禧太后居乐寿堂时,朝廷中的一般事务都由光绪皇上处理,故闲暇时间甚多。她除了吃喝就是玩乐,一来情绪,就命人摆上桌子,玩纸牌、下注、打麻将!“小李子,把那瓶‘桂花春’给我拿来!斟上!”慈禧太后一生好斗。一想到有斗争的事儿,浑身上下的神经便都兴奋起来。三杯美酒下肚,更是火上浇油,不由“斗”志昂扬!

老佛爷圆梦 (128)

慈禧太后位至极尊,无论外出或驻蹕,里三层外三层

的亲兵、护卫、銮仪卫担任保卫与警戒,此外还有贴身的太监服侍,有什么好心虚、好害怕的呢?还别说,她是天不怕来地不怕,神不怕来鬼不怕,先人祖宗都不怕,就怕洋人来找茬儿!这些天来,慈禧太后老是做噩梦。叭!叭!叭!慈禧太后从梦中惊醒,以为日本军队打进了宫中!

老佛爷吃雅鱼 (155)

雅鱼,是生长在四川雅安雅江中的一种贡鱼。此鱼味道特别鲜嫩,独具风味。为了吃上正宗的川味烧雅鱼,罗厨子精心制做,然而,人有失手,马有乱蹄。没承想罗厨子失手把鱼烧焦。虽然引起一阵麻烦,但也出了一口正义之气。罗厨子呀、罗厨子,为什么偏偏学得那样刚正不阿?

老佛爷品“绝菜” (188)

老佛爷为政专制,为人也不怎么的。她生活腐化,专横无比,喜怒无常,想要什么就非得有什么!这不,她点了俩菜。吃俩菜倒好办,费费心思细细揣摩,肯定办得到。这不,头厨、二厨大家伙各制了一道好菜,结果,让俩太监一说道,坏了菜!这事儿一下子变得复杂了起来。“菜融多种味儿,人就味儿一种。人好还是菜好?”“回老佛爷话,当然是菜好!”

老佛爷学画 (231)

光绪皇帝大婚后,慈禧太后归政于他。平日里除了隔天听光绪来园子里汇报汇报工作,批批二品大员以上

的升迁罢免的奏折,再无别事。真的无聊。于是学画儿。画得顺手的时候心情不错,画得不好的时候就抓起砚台扔过去!李奎元胆大心细,画了一幅谁也想不到的画儿,逃之夭夭……

老佛爷评诗赏寿龄 (248)

欧阳寿龄字写得好,人也机灵,可给慈禧太后题写扇面儿的时候差点要了命。然而他多才博学,反应机敏,以聪慧的头脑、广博的知识挽救了自己。

老佛爷批字儿 (263)

慈禧太后在奏折上批了两个神秘的字儿:知道。围绕着这两个字儿,宫廷里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主张修铁路的和主张不修铁路的形成两大势力。外国商人最清楚,谁抢到修路权,谁就占领了中国的铁路市场,在中国竖了一块巨型广告。中国的市场多大?谁占领了谁就大赚其钱!长久地赚钱!白花花的银子流进洋人的荷包里喽!

老佛爷搬家 (273)

慈禧太后喜好搬家,恐怕是鲜为人知的一大嗜好!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慈禧太后一生大约搬了二十来回家。每次搬家都是因为政治上、前程上、权力上的原因。每搬一次,都有一段难以描述清楚的故事。“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年的关公关云长有过五关斩六将的威风,也同样经历了“走麦城”的遭遇。再英武再兴旺发达的人也有走悖的时候,慈禧太后也不例外。先前是为了发达

而搬家,这次却是被洋人所逼,为保命而“搬家”。

老佛爷丢玉玺 (303)

为之奋斗了多少年的印把子,西逃路上丢了!慈禧太后的恼怒已至极点。有的人背运,就有人走运。背运和走运总是息息相关。一个算命出身的“胡半仙”偶然之中捡着了它;从此发啦!官运也来啦!怎么发的,怎么走的官运?全属偶然。当然,它也说明了封建社会不少当官的都是糊涂蛋!

老佛爷“点将” (322)

慈禧太后非常赞赏自己的那套管理内廷的方法。在她执政的四十八年里,内廷的确是小矛盾常有,却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内讧。您想,下边的各路人马若都团结起来了,拧成了一股绳,那还不推翻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和光绪皇上之间却有着一段儿时的难以割舍的感情。皇上落难了,他却不愿意投井下石。为了给皇上送两个“肉夹馍”,差点让慈禧太后疏远了他。“点兵点将,点兵点将,谁是我的好兵好将……”

老佛爷度夏 (343)

两宫避难西安府,宫禁規制全乱了套!各种形式的腐败、各种形式的贿赂、卖官,成了宫中的一道风景线!上梁不正下梁歪。御膳房的众头目怎么想办法解决了冰,制成了天然的冰镇酸梅汤?揭了皇榜的贡生上了一个大当!

老佛爷安电话 (376)

满足归满足,该操心的还是要操心!把电话这种高速传递信息的科学工具引进紫禁城,是要经过一番风波的。官僚们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有的却跑前跑后忙了个七昏六十二糊涂。就为了安这个电话?真是的!

老佛爷开倒车 (395)

谁见过倒着开汽车的?见过,谁都见过倒车!您说的那只是暂时调整一下方向而已!这里叙述的却是慈禧太后坐在汽车里倒着开了很大一段路。最后,她的脖梗子都坐拧了!疼!

老佛爷逼子入歧途

“你这狐狸子！当了几天皇后就学会煽枕边风了！想把我儿拢了去？办不到！”

“皇上有病，皇后来探看，犯了哪条王法？犯了哪条规矩？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她怀着对同治皇帝的眷恋，对年轻生命的热切眷恋，也许还怀着对慈禧的深仇大恨吞金而死。

一首《哀江头》遗稿，说明她对于死早有准备。

同治十二年(1874年)，同治皇帝大婚礼成。

皇后阿鲁特氏端庄娴宁，颇有国母的品德与尊严。阿鲁特氏自幼习文学诗，通晓历史，非常敬重明太祖时的马太后，以她为榜样，每每劝戒同治帝悉心读书，准备着年龄稍大一些做一位名符其实的圣明皇帝。同治帝在皇后的劝慰爱护之下，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从此每天早读晚习，勤奋努力，对皇后特别宠爱，对其他的嫔妃自然光顾甚少。

这样的举动自然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戒心，她的本意是要扶植

一个儿皇帝。这个儿皇帝必须对她言听计从，在她的指挥棒下服服贴贴，绝对不要影响到她掌权执政的权欲。身为生母，尤其是居掌权之尊的皇太后，无论从血缘关系上还是权欲利益，都容不得自己的儿子被阿鲁特氏诱惑或利用。特别是她竟然引诱同治帝年龄稍大些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圣明皇帝这一条！名符其实？什么意思？难道现在名不符实？难道他不是一位真正的皇帝？这里头包含着挑唆皇帝与太后关系的企图！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狐狸子欺负到老娘头上来啦！一定要给她一些颜色瞧瞧，谁让我一时不舒坦，我就让她一辈子不痛快！

这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天气好，人的心情也好。同治帝和阿鲁特氏早早地起得床来。

坐在梳妆台前的皇后心情舒畅，精神极爽，回味着和皇上缠绵恩爱的每个细节，心里好不幸福！此时她的感觉是，她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正在遐想，突然，双眼被人捂住。

“哎？……”

“猜猜是谁？”一个捏住嗓门的声音。

“当然是万岁爷！”

“不对！”

“肯定是！”

“不对。”

“那？……猜不出来。”

“好。”捂眼的人放开手，阿鲁特从镜子中看到的，正是同治皇帝。“你坏！你坏！明明猜对了，为什么还说不对？”

“因为你说得是万岁爷，当然不对喽！”

“你就是万岁爷嘛！”

“说万岁爷就不对。你我二人情如比翼，不必像他们那样万岁爷万岁爷的称呼。我就是我，你的夫君载淳。你猜我万岁爷，当然

是不对的喽！”

阿鲁特氏听了皇上这番话，心底里涌起一股按捺不住的感情。她把同治帝的双手拉起来摁在自己的双颊上，滚烫滚烫。此时无言胜有言。皇上也感到了一股激情涌上心头。他深情地望着阿鲁特氏那双深情的双眸，他意识到在芸芸众生中，只有这双眼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这双眼里射出来的光彩，不仅让人感觉到了信赖，更让人感受到的是凝重，看到它，自然而然地会从心底里升腾起除了爱意之外的敬重之情。

阿鲁特氏比同治帝大两岁，自然也就成熟得多。

她是翰林院侍讲崇琦的女儿，是“热河政变”中与慈禧、奕訢为敌的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此女为一才女，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可以倒背如流。当年初次选后时，慈安皇太后就是看她端庄、庄重，有股大家之气且饱学诗书，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载淳本人也喜欢她，喜欢她的淳朴，心地善良，不会耍小心眼子。而慈禧太后却因为与其外祖父端华的政治分歧一开始就不喜欢她，但因没拗过慈安太后和载淳而让了步。她想，反正她是我掌上的一道菜，待我除去慈安，一人坐稳江山，还怕你一个小小的阿鲁特氏？谅你也翻不了船！更重要的原因，当时慈禧不愿和慈安闹翻脸的关键是慈安太后手中握有一张致命的密诏。故尔，在儿子的婚事问题上，让了慈安太后一步。但是，选中阿鲁特氏为皇后，为儿媳妇的事，慈禧压根就感到不痛快。现在可好，这个儿媳妇竟然敢挑唆皇上做一个“名符其实”的皇帝啦！

同治皇帝望着阿鲁特氏那双凝重无限的双眸，爱意无限，脱口朗诵出杜荀鹤的诗《春宫怨》：

早被婵娟误，
欲妆临镜慵。

承恩不在貌，
教妾若为容！
风暖鸟声碎，
日高花影重。
年年越溪女，
相忆采芙蓉。

同治帝吟诗声刚落，阿鲁特氏接着吟道：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
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
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
还寝梦佳期。

这是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同治帝又吟道：

昨夜星辰昨夜风，
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
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
走马兰台类转蓬。

此乃李商隐的《无题》。

阿鲁特氏又以李商隐的《无题》唱和道：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
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莱此去无多路，
青鸟殷勤为探看。

二人你吟一首我吟一首，一唱一和，好不快乐好不幸福！

突然，同治帝想起了什么事，“哎呀！不好！”

“什么事？”阿鲁特氏紧张起来。

“我们还没有去给皇太后请安呢！”

“哎呀呀！那还了得？亲爸爸又要责怪啦！”

看到皇后惊得脸色苍白，同治帝壮着胆子像个男子汉似的拍胸口说道：“别怕别怕，有我给你撑腰呢！”

“别再耽误！快快去给皇太后请安吧！”

说着，二人丝毫不敢怠慢，坐上小轿来到储秀宫皇太后的寝宫。

“儿皇及后给亲爸爸请安！亲爸爸吉祥！”

慈禧太后正在呷茶，头也没抬开口说道：“这都什么时候啦？”

请的那门子安呀？小心跪下把你们的腰扭了！”

“呃……”同治皇帝没料到亲爸爸撂给他们这么一句冰凉的话，一下子给噎住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同治从小就让慈禧太后骂怕啦，见到慈禧发脾气心里就犯怵，一犯怵就张口结舌，一张口结舌就跟嗓子眼里卡了一颗枣，想吐吐不出，想咽咽不下！

“身为大清朝君主，不勤政不敬业，睡到这会儿才起床，难道龙床上有治国理朝政的学问？”慈禧冷嘲道。她丝毫不顾及儿皇与皇后的面子。

“这……”同治帝让这些话刺得说不出话来，急得满脸通红。刚才那股子拍胸口充男子汉的心气儿早就跑到爪哇国去了。

身后的阿鲁特氏更是窘迫之极，恨不能钻到地缝里躲起来。起小长这么大，哪受过这样的气呀！看到皇上只有噎哽吞吐的份儿，没有一点儿敢分辩的心气，自己也气不起来。只好硬着头皮说道：“皇上每天都按宫里规矩起床，丝毫不敢懈怠。今儿个全怪奴婢，是我晚起了一步，梳妆时又耽误了些时候，所以来迟了。恭请皇太后原谅，恕罪！”

“说的倒是轻巧！你身为皇后，应当劝戒鼓励皇上勤于政务，疏于温情才对！否则，如何取信于众臣百姓？何以取信于先祖？”慈禧太后这会儿端起了女君主的架子，道貌岸然地说。“想我们孤儿寡母，在朝中处处受人钳制，须处处事事慎之又慎，才可以过上安生日子，不易啊！当皇后的只有劝皇上勤政呀！”说着，慈禧太后的眼泪水儿夺眶而出。这一招是慈禧太后在两朝皇上、亲臣重宦之前常用的一招。软刀子杀人！

看到亲爸爸动了真感情，同治帝越发觉得自己错得是一塌糊涂，陪着亲爸爸流泪，抽抽着赔罪道：“儿皇一定记取亲爸爸的教诲，以朝政为头等大事。勤于政疏于温情。亲爸爸恕罪，亲爸爸恕罪！”

阿鲁特氏见事情这样，毫无道理可以申诉，也只有彻底赔罪了。尽管她仍满腹委屈，真想跟老耆婆辩出个是是非非不可，但说出来却成了：“奴婢今后一定照太后的教诲去做，亲爸爸恕罪！”您说，要多违心有多违心，要多窝囊有多窝囊！泪水朝那肚里流哇！

“晚安吧！”

这是慈禧太后第一次教训阿鲁特氏。当同治帝和阿鲁特氏走了之后，慈禧把手中的茶杯往地上一摔，骂道：“狐媚子！当了几天皇后就想把我儿拢了去？想把我权夺了去？办不到！”

从此，慈禧太后有事无事的故意找阿鲁特氏的碴儿。起初还留点面子，骂也骂得比较温柔。到后来，越骂越出格，越骂越恶气，干脆不顾面子了。最毒的一着，是给皇后下了一张如同死刑判决书的调令。有一天，宫里传下懿旨：“同治帝适才亲政，对于朝政之中的要害关键不得要领，还须专心攻学圣训。皇后阿鲁特氏尚年轻，也应腾出时间研习宫中礼仪规制。故拟皇后暂且搬出坤宁宫，住景仁宫，以便帝、后二人各得专学。”

同治帝接到这道懿旨，如同晴天里响了一声霹雳，平白挨了一闷棍，差点儿没憋过气去！皇后阿鲁特氏倒像是心理上有些准备似的，听罢懿旨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反应，只是把眼泪水儿朝肚子里直咽，不让它流出来给皇帝增加心理负担。待宣懿旨的太监一走，二人拥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同治帝哭成了泪人，嘶哑着嗓子吼道：“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阿鲁特氏连忙捂住他的嘴：“皇上休要胡说！这都是因为奴婢不好，奴婢不该做皇后！奴婢不该做皇后呀！这都是因为奴婢的命薄，连累了皇上啊！……”

“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要跟你在一起！我去跟亲爸爸说，我去跟亲太后说！别拉我！我这就去！……”

“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太后她也是为了大清朝的江山社